

撞铃

Z H U A N G L I N G



尾 鱼

著

边地，神秘女子的探灵孤旅
风铃声起，撞响隐藏在人性最深处的
执念，绝望以及爱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撞铃



尾 鱼

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撞铃/尾鱼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307-17016-2

I. 撞… II. 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8861 号

责任编辑: 荣 虹 责任校对: 李孟潇

出版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19 字数: 338 千字

版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7016-2 定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

缘起篇

- 第一章 初到宝地 /002
- 第二章 奇异失踪 /014
- 第三章 再入险境 /027
- 第四章 纷乱过往 /037
- 第五章 危机初现 /049
- 第六章 暗夜惊魂 /064
- 第七章 生死难题 /087



目 录

根须篇

- 第一章 当年情事 /122
- 第二章 故人相逢 /137
- 第三章 高人在此 /152
- 第四章 前事如烟 /167
- 第五章 命悬一线 /190
- 第六章 谜题难解 /211
- 第七章 惨痛回忆 /230
- 第八章 真凶在侧 /250
- 第九章 无限旅程 /269
- 番外 铃响之前 /284
- 番外 落拓红颜 /293



缘起篇

第一章 初到宝地

晚上七时许，飞机抵达兰州上空，季棠棠拉起机窗的遮光板往外看，万米下是千沟万壑的土地，不尽荒凉。

下了飞机，季棠棠直接坐上了机场大巴，她之前查了旅游攻略，知道到兰州市需要半个小时。

旁边坐了个皮肤黝黑的男人，售票员过来收钱时，季棠棠听到他和售票员的对答，说的是本地话。

中国之大，十里不同音，听不懂他的话也在情理之中，季棠棠略偏了头，准备小憩一会儿，那男人却搭讪道：“这是你的包？”

兴许知道她是外地来的，男人说话时转成了略生硬的普通话，季棠棠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正是自己塞得满满的背包，外头吊着防潮垫，旁边扣着一对登山杖。

“嗯。”

“背包客？”男人嘿嘿笑起来。

他的笑让季棠棠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她又把头偏了偏，不想再理会。

“一个人出来旅游？”男人继续追问。

“不是。”季棠棠不准备啰嗦了，索性闭上了眼睛。

男人没再说话，不过季棠棠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在看自己，这样不加掩饰的注视让她更不舒服，她没有睁眼，眉头却皱了起来，手肘微微外弯，常见的防备姿势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车身陡然一停，售票员扯着尖细的嗓子喊：“到市区了，要下车的赶紧下。”

季棠棠马上起身，那男人让了她一下，抬头想再说点什么，季棠棠拉下脸来，拎起背包朝车门走去。

那男人悻悻的，再朝车窗外看时，季棠棠已经打上一辆出租车，跑得老远了。

出租车在一家叫“宾客之家”的酒店门口停下，季棠棠付了车资进门，前台的小伙子问她有没有预订，季棠棠摇头，从钱包里掏出身份证和三张百元钞票，“单人间。”

小伙子接过钱，退回其中一张，“单人间只要一百八十八元，多了。”

季棠棠冲小伙子指了指他身后墙上贴的代订班车的价格表，“不多，麻烦帮我订一张明天一早去夏河的车票。”

小伙子恍然大悟，收回钱的同时下意识扫了一眼她的背包，有些迟疑地问：“去那儿……旅游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是。”在这个地方，季棠棠就不像在大巴上那么有戒心了。

小伙子没再说话，择房开单之后把找头和房卡递过去，待季棠棠转身的时候，他犹豫了一下说：“季……小姐？”

季棠棠回头。

“如果可能的话，尽量不要一个人去那边旅行……”小伙子吞吞吐吐，“那边……人的习惯和咱们不太一样。”

“那怎么了？”季棠棠笑笑。

“习惯不一样嘛，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好沟通。”

季棠棠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她没说会不会更改计划，拎着包直接上楼了。

小伙子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，冷不防后背被人捶了一下，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大林，瞅什么呢？”

这是负责票务的同事王少，大林朝季棠棠消失的方向努了努嘴，“那姑娘，明儿早上去夏河，你记得出一张早点的班车票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王少伸头朝楼上瞅，“一个女的？”

“可不。”

“不知死。”王少哼了一声，凑过来看大林刚刚登记的入住资料，“哪来的？北京啊，搁大城市待着不挺好吗？非去这些地方……”他嘀咕了一阵，忽然神秘兮兮地凑近大林，“哎，我说，上次那个什么凌晓婉的，也是去夏河，半路上失踪，还没找着吧？”

凌晓婉是上个月入住宾客之家酒店的房客，离开兰州时，预订了第三天的客房，说是去夏河玩两天，回来还住这儿，结果到了第五天都没见人。开始大家还没怎么在意，直到收到凌晓婉的家人打来的询问电话，才知道这女孩可能



是失踪了。

后来一了解，凌晓婉在去夏河的班车上中途下车的，说是和车上结识的驴友一起包车去个景点，就此查无音讯。

大林在宾客之家做了三年前台，游客失踪的案子少说也碰上四五起，见惯不惊，只是多少有点为她们可惜，都是年纪轻轻的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说没就没了，季棠棠长得面善，他打心眼里觉得这女孩亲切，虽然说出事的概率小，提醒下总是没错的。

进房之后，季棠棠顺手打开了电视机，拿着遥控器换了一圈，最后把频道定在音乐台，躺在床上闭目养神，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她还以为是电视里的音乐，懒懒地不想动，直到发觉这音乐响个不休，才爬起来伸手往腰包里摸。

手机屏幕上，四个汉字忽闪忽闪的：凌晓婉家。

季棠棠按下接听键，走到电视机前把电源开关按下，电话那头传来怯怯的声音：“季小姐？”

“嗯，是凌家阿姨吧。”季棠棠眼前浮现出一张憔悴的中年妇人的脸，“我已经到兰州了，明天一早就去夏河。”

“那……拜托季小姐了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那头讪讪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季棠棠说了句：“没事挂了吧，再联系。”放下电话，她一时没了休息的心情，从包里取出上网本，打开插上网线，在地址栏里输入一行网址。

酒店的网速有点慢，季棠棠抱臂倚在椅背上，若有所思地看着网页一寸寸展开。那是凌晓婉的大学同学呼吁网友帮助寻找凌晓婉的帖子，信息显示：凌晓婉，十九岁，北方农林大学大三的学生，学校驴友先行社资深社员，月前独自前往甘南一带旅行，失踪。

帖子里给出了一张凌晓婉的照片，是个很清秀的女孩子，扎着两根麻花辫，辫尾绑着韩式的糖果色坠珠花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笑得分外甜美。

季棠棠叹了口气，伸出两根手指轻点着屏幕上凌晓婉的脸，忍不住自言自语：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照片上的凌晓婉当然回答不了，一双清澈明净的大眼睛看着季棠棠，眼中似乎还有盈盈的笑意。

出发前，季棠棠曾从凌晓婉家得到了兰州警方调查之后给出的，比较确切的消息：凌晓婉当日从兰州坐车前往夏河，中途下车和结识的驴友一起包车前

往碌曲县尕奈镇，入住尕奈镇上的青年旅馆。

尕奈镇人口不过百户，原先也只是个普通的小镇，后来有个老外驴友背包到这儿旅行，对周遭的景色叹为观止，回去后写了篇游记，发在一个国际知名的旅游论坛上，从那以后尕奈声名鹊起——当然，这名声仅限于国内外一些喜好探险游的驴友圈，对于大部分的游客来讲，这种地方的旅游吸引力远远抵不上国内的那些老字号的知名风景区。

资料显示，尕奈镇西行不到二十分钟，就是幽深的尕萨摩峡谷，一般情况下，驴友会选择在峡谷中徒步一两个小时然后折返。另外，除了峡谷探险，驴友还可以包车前往三十公里外的草场湿地或者高原海子，一览风光。

凌晓婉是在峡谷探险的时候失踪的，一行六个人，走走歇歇，尕奈镇海拔三千多米，凌晓婉有轻微的高原反应，歇得比别人多一点，一起的人以为她就缀在后头，不见了她也不着急，只是在峡谷口等，左等右等不来，这才着了慌，进去找了一回，便再也找不到人了。

“尕萨摩峡谷……”

季棠棠低声念叨着这几个字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打开搜索栏，先输入“尕萨摩峡谷”，空了一格，又输了“失踪”两个字。

别说，这一搜，网页上还真就跳出来不少条目，她匆匆浏览一遍，有实质内容的不多，不过有一篇博客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“我们一早就前往尕萨摩峡谷，自备了不少干粮，出门前，隔壁店里的老板阿坤吓唬我们：可得早点回来，要是在里头丢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！哈哈，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子吗？”

季棠棠点进博主的主页，最后更新是在2006年，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可见是个早已废弃的博客，寥寥几篇日志，除了这篇游记提到尕萨摩峡谷，其他的都是些个人情感烦恼的文章。她掏出腰包中的便签本和笔，在第一页上写了几个字：尕萨摩峡谷、阿坤。顿了顿，又用笔在“阿坤”的名字下面画了条横线，箭头标注了四个字：旅馆老板，又打了个问号。

第二天早上七点，季棠棠搭乘第一班班车，在车上摇晃了四个小时，等到达夏河车站的时候已十一点多了。

她刚下车就有好几个私车司机簇拥上来揽生意：“去尕奈么？四人拼车，三百五。”他们揽生意的时候，两手拼命张着，像笼着鸡仔的鹰，生怕到嘴的食就这么跑了。

季棠棠皱了皱眉头，撞开一个人的手臂出了这个小包围圈，拎着包走向车站门口，那里有个玻璃柜的推车，里头摆了一些真空包装的卤蛋、筒装的饼干，



柜面上蒸笼里有蒸好的玉米，她看了半天，掏钱买了个玉米，走出车站大门，一眼就看到右边的台阶上坐了个女孩，短发圆脸，穿蓝绿色冲锋衣，脚边搁了个背包，手里也拿着个玉米在啃。

季棠棠看她的当口，她也看见季棠棠了，咧嘴朝季棠棠一笑，嘴角边还沾着玉米粒儿。

季棠棠回以一笑，过去挨着她坐下，还没揭开包玉米的袋儿，那女孩说话了：“来旅游的？”

“嗯。”季棠棠又把塑料袋掩上，“你也是？”

“我都玩得差不多了，准备打道回府。”女孩笑笑，很是老到地以过来人的经验指点季棠棠，“别跟他们包车走，黑得很，四个人拼车要三百五，下午有班车去尕奈，才四十多。”说着又上下打量季棠棠，“你带了备用的衣服没，不会就穿这么点吧？”

现在是五月，季棠棠单件的吊带外头罩了个玫红色长袖衫，下头是牛仔裤和网眼跑鞋。她指指背包，“带了，登山鞋、冲锋衣、抓绒衣、防水的军裤都有，尕奈那边很冷吗？”

“海拔三千多米呢，前两天还下了场雪，冻得够呛，我们天天窝在屋里围着炉子烤火。”说到这里，女孩露出惋惜的神色，“你要是早来几天就好了，还能赶上五一小旺季，五一过后就没什么游客了，拼人包车什么的好难。”

“我在攻略上看到有人提过，说七八月份才是尕奈的旅游旺季，现在人很少吗？”

“挺少的，每家旅馆住不到几个。”顿了顿，女孩又补充说，“我说的是游客，开店做生意的有一些是外面的人，但还是当地人多。”

“我在兰州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说这边不大稳当，说一个人不要来这里旅行。”

女孩儿哈哈一笑：“美女，你这样单身一个人，到哪儿都是坏人的目标好不好？”

“乱讲。”季棠棠也忍不住笑起来。

女孩继续说：“这么偏远的地方，海拔又高，加上高原反应一折腾，很多游客会有个不舒坦什么的，不妨事，哎……我的车……”

季棠棠还没反应过来，女孩拎起背包就往车站里冲，原来夏河回兰州的大巴正往外出车，敢情屋顶上悬着的大喇叭是摆设，都不带通知游客一声的。

跑到一半，那女孩又回头冲着季棠棠摆手。季棠棠朝她点头，用口型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

那女孩八成是看懂了，笑着上了车。

直到大巴扑腾着黄土黑烟消失在路的尽头，季棠棠才收回自己的目光，旅途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热情的但是随聚随散的朋友，因为不会深交，反而可以心无旁骛地聊天，哪怕最终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，心里头还是暖融融的。

下午两点，脏兮兮的小巴终于朝尕奈进发，车上的客人大多数是当地人，穿着露半边肩膀的羊皮袍子，袖子扎在腰间，袖口的羊毛早就变了颜色，灰不灰黑不黑的。

季棠棠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前排坐了个小孩，正在啃一只鸡腿，黑乎乎的手上弄得油腻腻的，季棠棠研究似的看了他半天，心说：这小孩子跟这鸡腿有深仇大恨么，啃得这么干净。这样看看、想想，也算是打发了路途上的无聊。

车开得很慢，开一段停一段，停车时多半是给成群的牦牛啊，绵羊什么的让路，那些个牲畜走得慢悠悠的，有时候还有几只索性停在路中央，翻着大眼睛望着车里，让赶路的人看了生气。

司机没办法，只能一个劲地按喇叭，这里牛羊为先，不但专设动物通道，真到两相遭遇，常常是车给牲畜让道，撞死牦牛的后果很严重，所以司机开车时都相当小心，宁可撞车不想撞牛。

后半段，车终于上了混凝土铺就的公路，但司机又出了状况，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，脑袋一起一伏，车开得东扭西扭，车上有几个人急得要死，直嚷：“师傅，不能疲劳驾驶啊，悠着点，哎……”

怕什么来什么，过一个拐弯时，小巴车失了控，直直朝路外冲了下去。一车的人都惊叫起来，不过还算幸运，路边只是条路基低了半米的埂沟，小巴斜倾了一半，车轮子正卡在沟里，重新发动车子是没指望了。

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，司机反而一点负疚感都没有，叉腰站在车门口扯着嗓子叫唤：“又没翻车，怕什么？”

季棠棠无语，下了车站路边，见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忍不住问司机：“那还怎么去尕奈？”

“又不远。”司机冲她翻了个白眼，“骑马，或者走过去，也就一两个小时，再不然等路过拖拉机，让人把你载到镇子口。”

没办法，吵吵闹闹的一车人只好各走各路，最后连司机也跟着马队跑路了，看来这里够偏僻，小巴车这么大个铁壳子，扔哪儿是哪儿，不怕人偷。

季棠棠的背包足有六十升，背着走一段还成，走长途腰背可就受不了了，她只得耐心地等着拖拉机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半歪的车旁边就剩下她和一个戴着眼镜，看上去挺斯文的男生。



两人就这么僵杵着都觉得怪不自在的，季棠棠先开口：“旅游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从哪儿来？”

“西安。”

“好地方。”

男生笑起来，瘦瘦的脸上有点泛红，又等了一会儿，路口突突地开过来一辆拖拉机，师傅答应将两人送到镇子口，一人五块钱。

于是季棠棠又在拖拉机上颠了半个小时，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，日头炽烈得却还像是两三点时的样子，远处巨大的云块在绿色的草地上投下一片又一片的暗影，再远一点的山头上，成群的牦牛在吃草，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黑点。

尕奈镇很小，只一条主街，站在口子上就可以把整个镇子都一览无余。拖拉机在镇子口停下，季棠棠麻利地从拖拉机后斗上跳下来，眼镜男生跟在后面，一边对季棠棠说：“住哪儿啊？”

“青旅呗。”季棠棠笑了笑，“便宜。”

刚才在拖拉机上，季棠棠已经摸清了眼镜男生的基本信息：西安科技大学的学生，大四，毕业前想狂野一把，要孤身走甘南。

只是，看到他落满了尘土的皮鞋和身上的休闲服……季棠棠只能笑笑，那绝不是驴行的装扮，看来他根本不算资深驴友，所谓的走甘南，可能也只是浮光掠影，走马观花吧。

两人走了约莫半条街，街右边出现了一家旅馆，铆钉的铝皮大门上用蓝色油漆涂了个三角形，三角里头是一棵小松树和一间矮些的小房子，这是国际青年旅社的通用标志。

季棠棠心中一动，往门里走了两步，问了一句：“青旅吗？”

没人答话，简陋的前台门厅里摆着几张桌子，有一张桌子上堆满了便携式背包，旁边放着一个水壶，走近一看，堆放的背包中间还有两个黑色的对讲机。这是组队出游或者探险的典型装备，只是……人呢？

季棠棠正想着，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楼上下来，夹杂着几个男人说话的声音：“要找就赶紧找，天色一晚就不好找了……”

这样的对话在见到季棠棠和眼镜男生后戛然而止。楼梯上为首的是个精悍的小个子，黑皮肤，光头，穿了件没袖的衬衫，露出的胳膊上满是鼓鼓的肌肉，让人对他的抗寒能力很是叹服，跟在后面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，穿蓝色冲锋衣，很是帅气，再后面是个略显邋遢的男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耷拉着脑袋没什么精神，

最后面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，脸上堆着笑，最先开口的就是他：“住店？”

“住店。”季棠棠一笑。

对答打开了一瞬间定住的僵局，那中年男人留下来招呼客人，其他几个都走到桌子前头，各自背包拿装备，蓝色冲锋衣的小伙走在最后，出门前，他回头看了季棠棠一眼，又看看她的包。

中年男人介绍房间：“有四人间六人间，最多的是十人间，上下铺，不分男女，都混住。”

“十人间的铺位多少钱？”

“二十五。”

“我有青旅的卡，能便宜么？”

中年男人摇头说：“我们不是青旅。”

“门口不是有标志吗？”

“以前加入过连锁店，每年交两千块会费，后来退了，你看这地方，人来得少，赚不了多少钱。”

原来是个山寨的，但老板坦诚，季棠棠也不磨叽，摸出身份证来做登记，这才发现“眼镜”男生木木地站在一边，丝毫没有入住的意思。

见季棠棠抬头看他，他结结巴巴地开口了：“混……混……住？男女混住？”

季棠棠还没来得及答他，老板凶巴巴地接话：“都混住，没单间，爱住不住。”

年轻人血气方刚经不起奚落，眼镜男生气得不行，连声招呼都顾不上跟季棠棠打，噙噙转身就走了。

季棠棠苦笑：“还有把客人往外赶的。”

“出门在外，哪有这么挑的，”老板转头反向季棠棠抱怨，“这样的客人我见得多了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杂七杂八那么多要求，又不是五星级酒店，一天才几个人来住？那么讲究，不住拉倒，老子还不高兴接待呢，在这儿做生意不图赚钱，也就图交点朋友赚点乐子，姑娘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季棠棠忍不住又笑了，“老板挺有想法的。”

老板也乐了，“姑娘你还挺上道。”

季棠棠把背包带上楼去放好，十人间里空荡荡的，除了她，没有其他入入住的迹象，床上的床单又脏又旧，像是好久没换过，她耳边似乎又响起老板的话：那么讲究，不住拉倒！

她只好暗自庆幸自己带了睡袋。

房间的门是挂锁的扣，但没有锁也没有钥匙，季棠棠收拾停当下下楼找老板，

“老板，没锁么？”

“哎哟姑娘，”老板说，“这楼上楼下，统共才几个人？还用得着上锁？”

想想也是，赶路过来有点累，季棠棠也懒得出去逛，索性跟着老板一道烤起火来。

老板自称毛哥，四川人，之前在南方做工程赚了不少钱，后来不想操劳了，索性寻了这么个地儿，开家小旅馆，交交朋友，打发时间。

炉子上烧着热水，热汽突突地起着，烤了一会儿火没那么大了，毛哥把水壶拎起来，用火钳夹了几块牛粪进去，一阵不算呛鼻的味道过后，火又腾腾冒起来，毛哥嘿嘿地笑：“牛粪，环保，这边都烧这个。”又问她，“晚上要不要拼饭？”

“能拼饭？”

“十块钱一位，有菜有汤，自家手艺，不嫌弃就给你加个凳子，嫌弃的话自己出去找吃的。”

“不嫌弃。”

毛哥又嘿嘿笑起来，季棠棠的性子干脆不拖拉，很对他胃口，“那等光头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开伙。”

“他们……”季棠棠试探着问，“干吗去了？”

“还能去哪儿，尕萨摩峡谷。”

“探险啊？”

“探什么险啊？找人。”毛哥一提起来就满肚子的气，“一对上海来的小姑娘，早上进了峡谷，这个点都还没回来。你说玩就玩吧，手机都不带，想联系也联系不上，真要人命！”

“小姑娘都贪玩，在里头耽误了也很正常。”

“哎哟，这可不敢。”毛哥连连摆手，“早上嘱咐了她们就在峡谷口晃晃的，千万别往里走，多半当耳旁风了，那个峡谷深得很，我们这样的都不大进去，尤其前些日子还走丢了一个，更紧张了。”

季棠棠心里一动，忙问：“是不是那个凌晓婉啊？”

“你也听说了？”镇子上没什么秘密，这一带的驴友圈子又小，毛哥也不觉得奇怪，“那还是六个人一同走的呢，也能走丢了。”

“真丢了？”

“找不着，多半是没了。”毛哥叹了口气，“这峡谷里头，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一马平川，要爬上爬下不说，有草甸子、林子也有河，那些山疙瘩缝，

失足掉下去可难找了，当地人说在峡谷深处还见过狼，早晚温差又这么大，前些日子还下雪，一个小姑娘，这么久没找着，你说可不是没了？”说到末了，他又皱眉头，“只是那六个人去的不是峡谷深处，按理不会丢的。”

他话中有话，季棠棠心里飞快转着念头，面上却做出很害怕的样子，“那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毛哥看了她一眼，他和季棠棠聊着挺对路，话里话外也就多了几分关照：“你也是过来旅行的吧？姑娘，那尕萨摩峡谷，谷口晃荡晃荡就算了，别往里走，里头不定有什么妖魔鬼怪呢。”

“妖魔鬼怪？老哥你当我小孩儿呢？”季棠棠笑起来。

“可不是吓唬你。”毛哥慢悠悠地往椅子窝了窝，“这是什么地头？也算是西部了吧，穷乡僻壤的，知道有多少犯了事的人往里窜么？”

季棠棠心中咯噔一下。

“前几年就揪出一个，在南边犯了杀人案，一路往西北逃，不知怎么就让他躲进峡谷里，里头洞洞多，也难发现，居然就过了两三年，抓到的时候胡子长那么长……”毛哥伸手比画，“野人一样，要不是饿极了跑出来偷吃人帐篷里的蕨麻斋，还抓不到呢。”

说着，毛哥压低了声音：“你说，这样的人，在里头穷极饿极了，万一遇到那种落单的游客，四下又没人，还不……”他比了个咋嘛的手势。

季棠棠没说话，顿了顿才点头：“还真是这样。”

“还有啊。”毛哥说上了口就收不住，两根手指敲着膝盖，“这里毕竟是少数民族地区，习惯不一样，有些跑这里来的游客不懂规矩，犯了当地的忌讳，那就不好办了。”末了他总结，“别以为自己了不得的江湖客，背着大包就能闯荡了，你们这种城市里的小姑娘，见识少着呢。”

“是。”季棠棠顺着他的话，也不争也不辩，想了想又问，“你说的光头他们，也是旅馆里的？专门去搜救的？”

“得了，就他们！”毛哥鼻子里嗤了一声，“除了鸡毛是在这儿开杂货店的，其他两个都是我以前在路上认识的朋友，他们有空就喜欢往这儿跑，陪我住段日子，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。”

“路上认识的？”季棠棠对毛哥刮目相看，“毛哥以前也是……背包客？”

“怎么了，看我胖就不能做背包客了？”毛哥瞪了季棠棠一眼，大肚脯一挺，让她想不笑都憋不住。

两人笑了一会儿，毛哥又把话题绕回来，说：“那对上海的小姑娘，顶多



二十出头，这么久不回来，怕万一有个闪失，所以让光头他们出去找找。大家都是一路人，在这地头，当然要互相帮衬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两人又等了一会儿，到了晚饭光景，从厅堂开往街口的半落地窗看出去，三三两两的当地人正赶着大队的牦牛晃晃悠悠经过。

毛哥不耐烦，一拍屁股站起来说：“不等了，开伙！姑娘，搭把手，不收你饭钱。”

“连十块钱都不收了？”季棠棠惊讶。

“谈得对路就是朋友，收什么钱！”毛哥很是豪气。

厨房在厅堂后面，进去是夯土的地面，砧板上摊放着两把菜刀，旁边堆着包菜、茼蒿、丝瓜，只是看着蔫蔫的都不怎么新鲜。毛哥捡了几样扔在塑料菜筐里丢给季棠棠说：“拿出去洗了，大门口有水龙头。”

季棠棠接过菜筐，到大门口水泥砌的池子旁，拧开水龙头开始洗菜，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好奇地看她。

还有两个刚放学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过来跟她说：“姐姐，你在干吗呀？”

季棠棠还没来得及答话，忽然有人低喝一声，两个小男孩跟受惊的鸟似的，赶紧跑开了。

是光头他们回来了，走的时候是三个人，回来了五个，有两个耷拉着脑袋的女孩跟在后头，两人互相架着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穿得倒挺时尚，看来应该是毛哥说的那两个上海女孩。

季棠棠心里舒了一口气，找着了就是好事。

见到季棠棠在洗菜，几人有点惊讶，不过很快反应过来，都冲着她和善地笑了笑，刚才出声的是那个蓝衣服的帅小伙，他等几个人都进店了，才过来对季棠棠说：“自己的东西看好。”

季棠棠搞不懂，“什么？”

“随身的东西看好，这种地方，别只顾着瞎跟人搭话。”

季棠棠一愣，想说话时，那帅小伙已经进了大厅。她把菜淘洗干净，送到厨房里，出来看到天色还亮，便寻思着出去走一走，离尕萨摩峡谷只二十分钟路途，一路听闻，也该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。

谁知道刚走出几步，身后就有人叫她：“去哪儿啊？”

季棠棠回头，那个蓝衣服的帅小伙胳膊撑着半落地窗的窗框看她，边上站了个小姑娘，细长的脸，样子普通，妆却很浓，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季棠棠，神色有点古怪。